

李
克
著

水上传奇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中华之魂丛书



贵州人民
出版社

水上传奇

李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茅草居

特约编辑 晓 净

封面设计 唐 岩

中华之魂丛书

卢惠龙 主编

水上传奇

李 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星公司排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县李史山胶印厂印装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23 印张 445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1-03878-3/I·765

定价:24.80 元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中华之魂》丛书

编委会

顾问：龙志毅 黄 瑶 薛启亮

主编：卢惠龙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光烈 乌兰巴干

卢惠龙 李万寿 李 克

李晓明 吴家萃 孟志钢

袁 静 徐光耀 唐流德

谭利生 薛启亮

历史回眸

——《中华之魂丛书》序

卢惠龙

1995年5月3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来到卢沟桥，面对日本当年挑起战火的历史见证。当天，村山对中国领导人说：“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日本愿意深刻反省过去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那段历史”。这不禁让人想起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下跪华沙，检讨德国法西斯曾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罪责……

毕竟，这页历史翻过去了，但它是何其沉重乃尔。

半个世纪以前，面对疯狂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戎戈跃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其战斗之英勇、威武和残酷，惊天地，泣鬼神！万劫不灭的中国人民，以八年的岁月，三千万生命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勇悲壮的记录。

伟大的历史孕育不朽的文学。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们记载了生死歌哭的历史，描绘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伟岸英姿。

这批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今天，外族入侵的战火早已熄灭，泱泱中华已没有干戈相扰、伏尸遍野的沙场。人类社会正发生着的向和平与发展推进的伟大嬗变。这正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总结人类历史教训的时候，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新时期，依然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学处于疲软状态，需要高扬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出版这套《中华之魂丛书》，其宗旨是显而易见的。当年，这批长篇小说出版后广大读者争相阅读，争相传颂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今天，我们盼望这套丛书所描绘的中国人民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深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成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让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成为历史的负罪者；让中华民族之魂世代相传，凭借信仰的激情创造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的作家凭添浩然之气，创作出黄钟大吕般的英雄史诗。

是为序。

目次

(1)	第一章
(1)	一 重返水乡
(13)	二 李二虎家
(26)	三 脱险
(44)	四 不愉快的相遇
(60)	五 他不是心上人
(79)	六 义旗
(100)	七 隐蔽
(111)	第二章
(111)	一 转移
(125)	二 镇龙山上
(145)	三 搏斗
(166)	四 忌日
(180)	五 在绿洲
(189)	第三章
(189)	一 荷湾遇险
(205)	二 跟踪
(216)	三 阴谋
(226)	四 会后
(260)	第四章
(260)	一 在黄家大院
(280)	二 不平静的夜晚

(287)	三	探	庄
(295)	四	狮 子	楼
(308)	五	人 虎	穴
(324)	六	脱	险
(339)	七	在丘木办公室里	
(349)	八	母 女 (相)	会
(362)	九	再 入 虎	穴
(376)	十	炸	桥
(390)	第五章		
(390)	一	红 塔	旁
(404)	二	进 芦 花	寨
(420)	三	再 进 芦 花	寨
(446)	四	大 堤 遇	难
(466)	五	火 烧 战	船
(488)	第六章		
(488)	一	壮 志 凌	云
(505)	二	萤 火 沟	畔
(522)	三	血 染 芦	花
(536)	四	抢	救
(556)	五	在 监 牢	里
(587)	六	一 药	
(601)	第七章		
(601)	一	徐 大	嫂
(618)	二	吐 真	情
(632)	三	雨	夜
(646)	四	水 上 (一)	战
(660)	五	蓝 天 披 黑 纱	

第一章

一 重返水乡

乌云翻滚，狂风呼啸，战云笼罩着冀中平原上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冀中平原——辽阔富饶的土地在遭践踏，中华儿女在被屠杀！

冀中平原根据地，处在北平、天津、保定、沧州、石家庄之间，被平津、平汉、津浦、石德四条铁路紧紧环抱，它像一把利剑插进日寇的心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掠夺那里丰富的人、财、物产资源。日本侵略者纠集大量的日伪军，在敌冈村宁茨亲自指挥下，向平原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飞机、坦克、大炮，天上地下相配合，首先由外向内地逐步向中心地区压缩，构成一个“铁环阵”；当发现我军已经跳出它的包围以后，又由内向外对边沿地区反复“搜剿”，企图将我主力重新压回到中心地区；随后又采取奔袭追击、分区“清剿”，妄图把我主力一举歼灭。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们的大部队给敌人狠狠地打击之后，为保存有生力量，

更多地消灭敌人，跃出外线暂时作了战略转移。

经过“五一”大扫荡，冀中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敌人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冀中平原 8000 多个村庄，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 1700 多个据点，修筑公路 7500 多公里，挖了 4000 多公里的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沟互相接连，密如蛛网，把冀中平原根据地分割为 2000 多块，每一块都置于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之下，然后，分区逐块地进行“清剿”、“剔抉”。

“维持会”成立起来了。

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而今，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敌人在冀中正进行“第四次强化治安”。

你看，鬼子和伪军组成的“清剿队”，端着血淋淋的刺刀，挥动着皮鞭，从这村窜到那庄，打人、杀人又烧毁房屋，无恶不作。

房屋在燃烧！

大地在抽泣！

折腾了一天的敌人，知道天黑以后，要吃游击队的苦头，于是，便带着抢掠的鸡、鸭、牛、羊、猪，顺大路向北走，溜回据点去。

太阳象个大火球，慢慢落到山背后。夜幕降临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硝烟也在半天空缭绕，冀中平原上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就在这时，“清剿队”溜回据点去的大道西边，一条大土埂子后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看来他是在土埂后边趴了好久，等敌人过去才站起来的。他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看看远去的敌人，迅速穿过大道，行走在小路上。

这个行路人 20 出头的年纪，高腿壮臂，上身穿紫花布褂，下身穿旧兰布裤；硕大脑瓜上扎块羊肚毛巾；那双大眼睛锃亮，一

脸血气，打扮和行路活像个平原的庄稼汉。

庄稼苗儿被敌人砍掉了，散落在小路上。行路人脚下的禾苗好像在抽泣，在向行路人悲愤地控诉：你看呀，禾苗全被敌人杀害了！你看不见？没有粮食人们怎么活下去呢？你忍心不管吗？他每走一步，胸中激增一颗愤怒的火花。

从这个行路人的模样儿看，嘴唇上裂开一道道小缝，裤脚里显然是被山区的酸枣枝、或者是荆条茬子划破了，要不，干吗走起路来，象小翅膀随风飘闪呢？还有，脚上那双鞋是山区人们做的，纳帮儿又纳底，真硬真结实，脚板落地，小石头子儿都吓得乱蹦乱跳。就是这样结实的鞋，鞋头也张开了鲑鱼似的嘴，不断吞吃着尘土。他迈着矫健的步子，带起的尘土，随着脚下的风飞扬起来向远处飞去。

他一会儿穿过公路、跨过道沟，一会儿又走在小道上。在这岗楼如林、公路如网的平原上，又是在这深不可测的旷野里，谁能知道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难以预料的危险啊！因为敌人的特务、密探，也往往是天黑以后悄悄地溜出来，四处探听游击队的活动。可是，这个庄稼汉只身一人，走在这漫洼里，昂首挺胸坦然自如，似乎没有把随时会出现的疯狗豺狼放在眼里。

不过，这个行路者很有经验，警惕性蛮高呢。无论什么地方有动静，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和那双锐利的眼睛。就是前边有棵小树闪动，蛤蟆蹦跳，他也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再继续向前行走。

他跳进一条齐胸深的道沟，顺沟正向前走着，忽然看见南边，迎面有帮子敌人，顺沟旁的大道向北走来，呀！又是“清剿”的敌人。北边也有敌人，南边的敌人迎上来怎么办？顺道沟边跑？不行！那样会被敌人发觉，他脑子飞快地一转，忙猫腰贴沟帮站着，听着两边大道上敌人的动静。

敌人过来了。有的抱着鸡，有的大枪上挂拉着白铁壶，还有

的提着包袱，反正他们需要什么，就到老百姓家里抢什么。

行路人贴着沟帮，在沟帮上边，悄悄地挖了个小豁口，看着向北走过来的敌人，他想，如果敌人进沟来搜查，那就非动武不可。他机警地盯住敌人的动向。

敌人大摇大摆，边走边说。一个伪军说：“老百姓也鬼了，只捞到几件旧衣服！好东西都藏起来了！”

“能抓到个游击队侦察员，阎队长准有大赏！”

“游击队侦察员，比咱们更鬼！难抓呀！”

“哼，炮楼这么密，咱们日夜巡逻，游击队员碰到咱们手里，插翅难逃！”

行路人听到敌人的议论，吃了一惊，阎黑狼的伪军，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小心提防！他悄悄地把枪搁在豁口上。又听伪军说：

“大家注意，现在也是游击队活动的时候！”

“道沟里是侦察员躲藏的好地方！小心吃黑枪！”

“莫非敌人要搜查道沟？”行路人心想。

敌人越来越近，行路人随着心情也紧张起来。他侧耳听着敌人的议论：

“听说赵铁山重返水乡，必须从这儿经过，阎队长说，能抓住赵铁山是一大功！”

“不过，赵铁山回到水上，那是够厉害的！注意东边的道沟！”

“呀！我返回水乡，敌人怎么知道的这样快？”行路人作好了战斗准备，敌人真进道沟，先放倒几个，然后，顺沟向南边走。他用枪口瞄着向北走去的敌人。

敌人的说话声听不见了。

行路人松口气，环境变得这样残酷，看来游击队活动也很困难了。

行路人顺沟向南急走一截，回头看看，敌人走远了，噌——地窜上道沟，直奔正东走着。

他又走了一阵，见前边有条河，象条大白带子；从东北扯向西南。啊！那是瀋龙河，它的下游就是故乡——银河淀了。

他来到河边敞开怀，这时你才发现，他胸间斜插着三把盒子，那个小小的紫花布挎包也露了出来，他就是返回水乡的，水上游击队队长——赵铁山。

他俯下身，嘴伸进水足足地喝了个饱，然后，抹抹嘴巴，家乡的水多么甜啊！三年多没有喝到家乡的水了。扭头向南一瞧，只见那条木桥还横躺在河面上。“啊！木桥！”他若有所思地小声自语着。结好扣，迈步走上木桥。

他站在桥头，这时，从云缝里钻出的晚霞余辉披洒在他身上，身影倒映在水面，象半截铁塔戳在桥头。他看着滚滚的流水，涌起的波浪击荡着河槽，就在这时，一段往事浮现在眼前——

赵铁山童年时，爹娘被官府杀害，他寄养在干爹金老忠家。13岁那年，银河淀遭灾荒，无法生活下去，于是，他便离开故乡，过着逃荒要饭的流浪生活。这天，他正顺大堤走着，见河里有条大对槽船，船上满载着雪白苇席，船头飘闪的小黑旗上，绣着“阎府”两个大白字。他想，活阎王是欺压穷人的大坏蛋，得躲开阎府的船只。刚要下大堤逃走，忽然有人喊道：“站住！”阎府的打手张大赖，晃着皮鞭奔到跟前，立眉横眼地说，“西南天空云气大，要有暴风雨，快来拉纤！”

赵铁山本想不接纤板，但张大赖瞪着眼说：“阎府的船谁敢不拉，逃猴我就抽你！”

赵铁山转转眼珠，哼！我有法治你，说声“好吧！”接过纤板，拴在纤绳上。

纤绳上原来有四个人拉纤，添上他就五个人了。他前边拉纤

的人，也是个孩子，和他年岁差不多，虎头虎脑，憋着一肚子气，因为他也是被抓来拉纤的。他名叫李二虎，是虎头庄村人。赵铁山看见他后腰上掖把镰刀，心里暗暗地说：“应手的好家伙，多快的镰刀。”二虎回头看看，问他是哪村人，赵铁山只是摇摇头没有吭声。

船载量重吃水深，又是逆水行舟，拉纤人猫腰伸脖子用力拉，走一步扭一下，扭一下走一步，步步登劲，人人满头大汗，肩膀勒红了，但船还是行得很慢。

张大赖看着天空的疙瘩云，越挤越紧，他急了，跑到拉纤人身边，边骂边抽打：“快用劲拉！”

“为什么打人？”赵铁山质问。

“你要滑！”

“肩膀都勒破了，你讲理吗？”

“讲理？皮鞭就是理，快用劲拉！”

当拉纤的人们走到木桥跟前时，忽然风雨大作，张大赖更急了，象条疯狗向拉纤人扑来，抡鞭就打，并且连声骂着。

趁风雨大作的时候，赵铁山扔掉纤板，噌地抽出二虎的镰刀，“喀嚓！”一声割断纤绳，然后，大声喊道：“乡亲们！快跑，不要给阎府拉船，活阎王是欺压穷人的大坏蛋！”

张大赖向赵铁山猛扑过来，他抡镰刀向张大赖砍去，只听“哎哟！”一声，张大赖按住脑袋哀叫。原来镰刀正好砍在他的耳朵上，一条大口子张开，鲜血直流，从此，张大赖落下个豁耳朵。

李二虎奔虎头庄跑去，赵铁山向西奔跑，二人就在这木桥头分了手。

赵铁山看着东南边，心想，李二虎是虎头庄村人，事隔八年了，二虎也长成一条彪壮的好汉了吧？到他家里去看看，如果他还在的话，叫他一块到水上打鬼子多好啊！那是一员干将！于是，

扎好毛巾，顺木桥向东走。

当他快走到桥中间时，猛抬头，忽然发现前边有个人，由东往西奔木桥走过来，他心里一惊：这个时候出来活动的是什么人！是游击队侦察员，还是敌人的密探？他机警地向前漫步走着，留神观察着。

迎面走上桥的人，边走边摇头晃脑，看来心里是在想什么美事，要不，干么那样得意，嘴里还哼哼着黄色的小曲。

赵铁山向前走着，注意着那个人的行动。他再仔细一瞧，大吃一惊，呀！是他！铁山心里吃紧起来，因为离他的炮楼很近，如果让他认出来，今天就很麻烦。为了混过桥去，很自然地扯了扯毛巾，遮住半个脸儿。

迎面走过来的人，个头子也不小，留着洋头，用油擦得贼亮贼亮，一双不大的眼睛，喜欢弄枪动棍，还会些武艺。他就是银河淀大恶霸，活阎王的儿子——阎少郎。因为他心黑、手黑，杀人不眨眼，所以人们不叫他阎少郎，起绰号——阎黑狼。今天又到河西小店他情妇家饮酒作乐，所以他边走边想和他情妇的那种美事。

他正向前走着，见木桥上走过一个人来，忽然警惕地注视着对方的行动。

赵铁山想，真是冤家路窄，今天偏偏在木桥上相遇，他预感要有一场搏斗。折回头向西走？不行，他会掏枪逼上来，离着炮楼这么近，伪军倾巢而出，更不好对付，怎么办？迎上去，最好不让他发觉，穿过桥，赶快脱险，于是，很坦然地顺桥向东走着。

阎黑狼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营长，是银河淀的一霸，一跺脚连淀水也颤三颤，现在是阎关口炮楼伪军队长。天黑出来活动，他也很紧张，表面上装出很坦然的样子，但他却偷偷地看着迎面走来的人，他影影绰绰看那人的身架象是赵铁山。他忽然

想起，听说赵铁山又返回水乡，莫非真是遇见他？如果是赵铁山，今天他就遇上了强手，阎黑狼走着，看着，想着，准备着。

赵铁山和阎黑狼，小时候都在红塔村卢大爷手下学过武艺，他比赵铁山大几岁，他是阎府的少爷，学武艺为了出风头，玩玩漂而已。他俩同是一个师傅，由于是两个阶级的人，所以走的是两条道路。他带着一部分国民党兵，又搜罗了一些地痞流氓，当伪军队长，为日寇效劳，残害中国人；而赵铁山拉起人闹抗日，首先起了他阎府的枪只，师兄弟从此变成对头人。两个人的武艺不相上下。

阎黑狼想，赵铁山不好对付，今天先智取，要在对方不提防的情况下，才能逮住他。但又一想，赵铁山智多谋广，又在大部队呆过，也是不好骗过的。他作好了两手准备，智取不行，再来武杀，反正在他炮楼子底下，枪声响他的人马会一拥而上，那时，看你赵铁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他想到这，心里美滋滋的，好象赵铁山已经被他逮住了。

你看，阎黑狼多诡诈，装作没事人似的，摇头晃脑，还哼哼着黄色的小曲，不理睬赵铁山，扬起头向西走着。

阎黑狼的诡诈，并没有逃出赵铁山那双锐利的目光，一眼就看透他要耍什么花招。

赵铁山当然对阎府是了解的，阎黑狼的老子活阎王，是个锅里吃锅里拉，六亲不认的家伙，凭他阎府的势力作威作福。而阎黑狼比他老子诡诈得多，因为从小时候学艺起，赵铁山就清楚他的底细。

赵铁山当然更坦然，靠南边向东走，他想，如果各自让路，不动武走过去更好，他也作好了两手准备。

阎黑狼靠北边，哼着小曲向西走。

两个人戒备着，心里都很紧张，走个斜对面，各自让开了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